

## \* 科 学 家 \*

## 钱 三 强 和 我

彭 桓 武

(学部委员, 理论物理研究所)

1992 年 6 月 28 日晨惊闻三强逝世, 不胜哀痛。三强是一位有才识、有理想、有热情的人杰。他的具体事迹已见近日报刊的多篇文章, 这里我只记几件小事, 以志对他的怀念。

(一) 钱三强和我虽然是清华物理系只差一级的同学, 但我结识他却是 1939 年暑假与王大珩等从伦敦到巴黎和柏林旅游的时候。那时局势和战不定。我们从巴黎到达柏林时受到何泽慧的招待。在报上见到德苏外长签订互不侵犯协定, 并受当地市民和平气氛的鼓舞, 我们正想作多日停留的打算, 却收到三强从巴黎发来的和我们事先约定的电报。我们马上乘车返巴黎, 来时所住的巴黎大学, 此时住满了军队, 他督促我们立刻换车回伦敦。事后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直达车。如若没有钱三强的帮助, 我当时就会被困在柏林, 后果不堪设想。

(二) 从 1949 年起, 钱三强和我在近代物理所同事多年; 他还兼任科学院及二机部的一些领导工作。我则继续在清华、北大等学校兼课。近代物理所成立初期, 除从事研究外, 还在所内讲课。作为共同基础课, 三强曾亲讲原子核物理课, 大约每周一次。1954 年他先让黄祖洽学习中子输运理论, 1955 年让黄祖洽和我去苏联学习反应堆理论。1956 年暑假他送我一本书名为《核反应堆工程原理》的美国教科书; 交谈中提起二机部新来的大学生还需等待一年才能去新建的工厂工作时感到不安。我建议应利用这一年给他们补上专业基础课, 譬如上述《堆工原理》即可作为课本。他吸取了这意见, 将此事安排给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 我也参加了一部分教学任务。同年, 他还为近代物理所增选一批物理系和数学系的大学生, 让黄祖洽、金星南和我一起, 把他们培养成反应堆理论和反应堆计算方面的人才。

(三) 大约是 1980 年, 我在理论物理所工作了一段时间后, 和钱三强谈起我国固体理论工作分散, 缺乏学术交流, 应仿效粒子理论工作建立学术组织。他, 那时是数理学部主任, 马上根据我的意见与几位有关的学部委员酝酿后, 随即由学部召开会议成立了学部下的统计物理与凝聚态理论学术小组, 促进了这方面全国学术会议的召开。在 1981 年的第一次全国会议中, 我根据他重视交叉学科的看法, 曾邀请了化学和生物学方面的专家做报告。为适应工作的分散性, 学术小组每届两年更换组长和部分组员, 迄今已开了六次全国学术会议。

从上面几件往事可以看出他对我的帮助很大, 能够虚心采纳同志的有益意见, 并促其实现。他的去世使我少了一位益友。